

沈從文自傳

沈從文自傳
PDG



中華民國卅二年一月印

沈從文自傳全一冊

定價國幣七元

著者 沈從文
作者 沈從文
發行人 沈從文
出版者 沈從文
發行所 沈從文

沈從文
平襟亞
中央書店
中央書店
中央書店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六號

南京總批發處 中央商場內：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 均有代理批發

★最新出版新書★

科學趣味

全書五十篇

篇篇有趣

計八萬餘字

頁頁精彩

內容充實，文筆流暢
解釋詳盡，興味濃厚。

讀書趣味

討論讀書的一般方法
研究學習的基本途徑
引證特多 舉例易明
理論透澈 指示南針

上海中央書店發行

英國依茹華雷斯原著

長篇武俠
偵探小說

黑衣人

——胡梯維譯——

案情曲折，引人入勝！
文字生動，奇趣橫生！
俠義處——爲之叫好！
陰險處——令人痛恨！
緊張處——出神入化！
豔情處——溫柔綺麗！

上海中央書店發行

目次

我所生長的地方.....	一
我的家庭.....	四
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五
辛亥革命的一課.....	一七
我上許多課仍然放不下那一本大書.....	二三
預備兵的技術班.....	二三
一個老戰兵.....	三七
辰州.....	四一
清鄉所見.....	四六
懷化鎮.....	四九
姓文的祕書.....	五六
女難.....	六〇
常德.....	六七
船上.....	七二
保靖.....	七五
一個大王.....	八〇
學歷史的地方.....	九一
一個轉機.....	九五

沈從文自傳

我所生長的地方

當我拿起這枝筆來，想寫點我在這地面上過的日子，所見的人，所聽的聲音，所嗅的氣味；也就說我真真實實所受的教育，提到一個我從那兒生長的邊疆僻地小城時，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着手較方便些。這真是一個古怪地方！只由于兩百年前×人治理中國土地時，爲了鎮撫與虐殺殘餘苗族，派遣了一隊戍卒屯丁駐紮來此，方有了城堡與居民。這古怪地方的成立與一切過去，有一部苗防備寬記載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無味的官書。我想把我一篇名爲鳳子的作品裏所簡單描繪過的那個小城，介紹到這裏來。這只是一個輪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起來，彷彿可用手去摸觸。

一個好事的人，若從一百年前某種較舊一點的地圖上去尋找，當可在黔北，川東，湘西一處極偏僻的角隅上，發現了一個名爲「鎮筸」的小點。那裏同別的小點一樣，事實上應有一個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頓了無數人口。不過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產，經濟的情形下面，成爲那城市枯榮的因緣，這一個地方，却以另外一個意義無所依附而獨立存在。將那個用粗糙而堅實巨大石頭砌成的圓城，作爲其地的中心，向四方展開，圍繞了這邊疆僻地的孤城，約有四千到七千左右的峒堡，五百以上的營汛。峒堡各用大石堆成，位置在山頂頭，隨了山嶺脈絡蜿蜒各處走去，營汛各位置在驛路上，布置得極有秩序。這些東西在一百七十年前，是按照一種精密的

計劃，各保持到相當距離，在周圍數百里內，平均分配下來，解決了退守一隅當作蠢動的邊苗叛變的。兩世紀來××的暴政，以及因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條官路同每一個碉堡。到如今，一切完事了，碉堡多數業已毀掉了，營汛多數成爲民房了，人民已大半同化了。落日黃昏時節，站到那個巍然獨在萬山環繞的孤城高處，眺望那些遠近殘毀碉堡，還可依稀想見當時角鼓火炬傳警告急的光景。這地方到今日此時，因爲另一軍事重心，一切皆以一種迅速的姿勢，在改變，在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掉過去一切。

凡是有機會追隨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條長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陸路入黔入川，不經古夜郎國，不經永順龍山，都應明白「鎮軍」是一個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稱是不習慣於一般人的耳朵的。兵皆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皆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洒脫的向深山村莊走去，與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地方統治者分數種：最上爲天神，其次爲官，又其次纔爲村長同執行巫術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每家俱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營上領取一點銀子，一份米糧，且可從官家領取二百年前被政府所沒收的公田播種。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無殺豬，宰羊，磔狗，獻雞，獻魚，求神保佑五穀的繁殖，六畜的興旺，兒女的長成，以及作疾病婚喪的禳解。人人皆很高興擔負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動的捐錢與廟祝或單獨執行巫術者。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春秋兩季農事起始與結束時，照例有老年人向各處人家斂錢，給社稷神唱木偶傀儡戲。早暎祈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帶上柳條，或聚成草龍，各處

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黃衣到處念農事歌詞。歲暮年末居民便裝飾紅衣儼神于家中正屋，槌大鼓如雷鳴，苗巫穿鮮紅如血衣服，吹鑼銀牛角，拏銅刀，踊躍歌舞娛神。城中的住民，多當時派遣移來的戍卒屯丁，此外則有江西人在此賣布，福建人在此賣煙，廣東人在此賣藥。地方由少數讀書人與多數軍官，在政治上與婚姻上兩面的結合，產生一個上層階級，這階級一方面用一種保守穩健的政策，長時期管理政治，一方面支配了大部分屬於私有的土地；而這階級的來源，却又仍然出於當年的戍卒屯丁。地方城外山坡上產桐樹杉樹，礦坑中有硃砂水銀，松林裏生菌子，山洞中多礬。城鄉全不缺少勇敢忠誠適於理想的兵士，與溫柔耐勞適于家庭的婦人。在軍校階級衙房中，出異常可口的菜飯，在伐樹砍柴人口中，出熱情優美的歌聲。

地方東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道河流肥沃了平衍的兩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後，即已漸入高原，近抵苗鄉，萬山重疊，大小重疊的山中，大杉樹以長年深綠逼人的顏色，蔓延各處。一遵小河從高山絕澗中流出，匯集了萬山細流，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奔駛而過，農民各就河邊編縛竹子作成水車，引河中流水，灌溉高處的山田。河水長年清澈，其中多鱖魚，鮡魚，鯉魚，大的比人脚背還大。河岸上那些人家裏，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小河水流環繞「鎮草」北城下駛，到一百七十里後方匯入辰河，直抵洞庭。

這地方又名鳳凰廳，到民國後便改成了縣治，名鳳凰縣。辛亥革命後，湘西鎮守使與辰沅道皆駐節此地。地方居民不過五六千，駐防各處的正規兵士却有七千。由于環境不同，直到現在其地綠營兵役制度尚保存不廢，為中國綠營軍制唯一殘留之物。

我就生長到這樣一個小城裏，將近十五歲時方離開。出門兩年半回過那小城一次以後，直到現在爲止，那城門我還不會再進去過。但那地方我是熟習的，現在還有許多人生活在那個城市裏，我却常常生活在那個小城過去給我的印象裏。

我的家庭

咸同之季，中國近代史極可注意二一頁，曾左胡彭所領帶的湘軍部隊中，算軍有個相當的位置。統率軍軍轉戰各處的是一羣青年將校，最著名的爲田興恕。當時同伴數人，年在二十以內，同時得到清朝提督銜的彷彿有四位，其中有一沈洪富，便是我的祖父。這青年軍官二十二歲左右時，便曾作過一度雲南昭通鎮守使。同治二年又作過貴州總督，到後因創傷回到家中，終于便在家中死掉了。這青年軍官死去時，所留下的一分光榮與一分產業，使他後嗣在本地方佔了一個優越地位。

就由于存在本地軍人口中那一分光榮，引起後人對軍人家世的驕傲，我的父親生下地時，祖母所期望的事，是家中再來一個將軍。家中所期望的并不曾失望，自體魄與氣度兩方面說來，我爸爸生來就不缺少一個將軍的風儀。碩大，結實，豪放，爽直，一個將軍所必需的種種本色，爸爸無不兼備。爸爸十歲左右時，家中就爲他請了武術教師同老塾師，學習作將軍所不可少的技術與學識。但爸爸還不會成名以前，我的祖母却死去了，那時正是庚子聯軍入京的第三年。當庚子年大沽失守，鎮守大沽的羅提督自盡殉職時，我的爸爸便正在那裏作他身邊一員裨將。那次戰爭據說毀去了我家中產業的大半。由于爸爸的愛好，家中一點較值錢的寶貨常放在他身邊，這一來便完全失掉了。戰事既已不可

收拾，北京失陷後，爸爸回到了家鄉。第三年祖母死去，祖母死時我剛活到這世界上四個月。那時我頭上已經有兩個姊姊，一個哥哥。沒有庚子的拳亂，我爸爸不會回來，我也不會存在。關於祖母的死，我彷彿還依稀記得我被誰抱着在一個白色人堆裏轉動，隨後還被擱到一個桌子上去。我家中從祖母死後十餘年內不曾死去一人，若不是我在兩歲以後做夢，這點影子便應當是那時唯一的記憶。

我的兄弟姊妹共九個，我排行第四，除去幼年殤去的姊妹，現在生存的還有五個，計兄弟姊妹各一，我應當在第二。

我的母親姓黃，年紀極小時就隨同我一個舅父在軍營中生活，所見事情很多，所讀的書也似乎較爸爸讀的稍多。我等兄弟姊妹的初步教育，便全是這個瘦小，機警，富于胆氣與常識的母親擔負的。我的教育得于母親的不少，她告我認字，告我認識藥名，告我決斷；做男子極不可少的決斷。我的氣度得于父親影響的較少，得于母親的却較多。

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

我能正確記憶到我小時的一切，大約在兩歲左右。我從小到四歲左右，始終健全肥壯如一隻小豚。四歲時母親一面告給我認方字，外祖母一面便給我糖吃，到認完六百生字時，腹中生了蛔蟲，弄得黃瘦異常，只得每天用草藥蒸雞肝當飯。那時節我即已跟隨了兩個姊姊，到一個女先生處上學。那人既是我的親戚，我年齡又那麼小，到那邊去念書，坐在書桌邊讀書的時節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時聞或者較多。

到六歲時我的弟弟方兩歲，兩人同時出了疹子。時正六月，日夜皆在暑人高熱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覺，一躺下就咳嗽發喘，又不要人抱，抱時全身難受，我還記得我同我那弟弟兩人當時皆用竹簾捲好，同春捲一樣，豎立在屋中陰涼處。家中人當時業已爲我們預備了兩具小小棺木；擱在院中廊下，但十分幸運，兩人到後居然全好了。我的弟弟病後雇請了一個壯實高大的苗婦人照料，照料得法，他便壯大異常。我因此一病，却完全改了樣子，從此不再與肥胖爲緣了。

六歲時我已單獨上了私塾。如一般風氣，凡是私塾中給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樣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學時我因爲在家中業已認字不少，記憶力從小又似乎特別好，故比較其餘小孩，可謂十分幸福。第二年後換了一個私塾，在這私塾中我跟了幾個較大的學生，學會了頑劣孩子抵抗頑固塾師的方法，逃避那些書本去同一切自然相親近。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與感情的基礎。我間或逃學，且一再說謊，掩飾我逃學應受的處罰。我的爸爸因這件事十分憤怒，有一次竟說若再逃學說謊，便當實行砍去我一個手指。我仍然不爲這話所恐嚇，機會一來時總不把逃學的機會輕輕放過。當我學會了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時，學校對於我便已毫無興味可言了。

我爸爸平時本極愛我，我曾經有一時還作過我那一家的中心人物，稍稍害點病時，一家人便光着眼睛不即睡眠，在床邊服侍我，當我要誰抱時誰就伸出手來。家中那時經濟情形很好，我在物質方面所享受到的，比起一般親戚小孩似乎皆好得多。我的爸爸既一面只作將軍的好夢，一面對於我却懷了更大的希望。他彷彿早就看出我不是個軍人，不希望我作將軍，却告給我祖父的許多勇敢光榮的故事，以及他庚子年間所得的一分經驗。他以爲我不拘作什麼事，總之應比作個將軍高些。第一個讚美

我明慧的就是我的爸爸。可是當他發現了我成天從塾中逃出到太陽底下同一羣小流氓游蕩，任何方法都不能拘束這顆小小的心，且不能禁止我狡猾的說謊，我的行為實在傷了這個軍人的心。同時那小我四歲的弟弟，因為看護他的苗婦人照料十分得法，身體發育得強壯異常，年齡雖小，便顯得氣派宏大，凝靜結實，且極自尊自愛，故家中人對我感到失望時，對他便異常關切起來。這小孩子到後來也并不辜負家中人的期望，二十二歲時便作了步兵上校。至於我那個爸爸，却在蒙古，東北，西藏，各處軍隊中混過，民國二十年時還只是一個上校，把將軍希望留在弟弟身上，在家鄉從一種極輕微的疾病中便瞑目了。

我有了外面的自由，對於家中的愛護反覺處處受了牽制，因此家中人疏忽了我的生活時，反而似乎使我方便了一些。領導我逃出學塾，儘我到日下去認識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萬彙百物的動靜，這人是我一個張姓表哥。他開始帶我到他家中橘柚園中去玩，到各處山上去玩，到各種野孩子堆裏去玩，到水邊去玩。他教我說謊，用一種謊話對付家中，又用另一種謊話對付學塾，引誘我跟他各處跑去。即或不逃學，學塾爲了擔心學童下河洗澡，每度中午散學時，照例必在每人手心中用硃筆寫一大字，我們尚依然能够一手高舉，把身體泡到河水中玩個半天，這方法也虧那表哥想出的。我感情流動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幼小時較美麗的生活，大部分都與水不能分離。我的學校可以說是在水邊的。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的關係。我最初與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領帶的。

現在說來，我在作孩子的時代，原本也不是個全不知自重的小孩子。我並不愚蠢。當時在一班旁

的表兄弟中和弟兄中，似乎只有我那個哥哥比我聰明，我却比其他一切孩子解事。但自從那表哥教會我逃學後，我便成爲毫不自重的人了。在各樣教訓各樣方法管束下，我不歡喜讀書的性情，從塾師方面，從家庭方面，從親戚方面，莫不對於我感覺得無多希望。我的長處到那時只是種種的說謊。我非從學塾逃到外面空氣下不可，逃學過後又得逃避處罰，我最先所學，同時拿來致用的，也就是根據各種經驗來製作各種謊話。我的心總得爲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我得認識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應當從直接生活上得來，却不需從一本好書一句好話上學來。似乎就只這樣一個原因，我在學塾中，逃學紀錄點數，在當時便比任何人都高。

離開私塾轉入新式小學時，我學的總是學校以外的，到我出外自食其力時，我又不曾在我職務上學好過什麼。我，「不安於當前事務，却傾心於現世光色，對於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却常常爲人生遠景而凝眸，」這分性格的形成，應當溯源於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

自從逃學成習慣後，我除了想方法逃學，什麼也不再關心。

有時天氣壞一點，不便出城上山裏去玩，逃了學沒有什麼去處，我就一個人走到什麼廟裏去，那些廟裏總常常有人在殿前廊下絞繩子，織竹簾，佛香，我就看他們做事。有人下棋，我看下棋，有人打拳，我看打拳。甚至於相罵，我也看着，看他們如何罵來罵去，如何結果。因爲自己既逃學，走到的地方必不能有熟人，所到的必是較遠的廟裏。到了那里，既無一個熟人，因此什麼事皆只好用耳朵去聽，眼睛去看，直到看無可看聽無可聽時，我便應當設計我怎麼回家去的方法了。

來去學校我得拿一個書籃，逃學時還把書籃挂到手臂上，這就未免太蠢了一點。凡這種辦的可以

說是不聰明的孩子。許多這種小孩子，因為逃學到各處去，人家一見就認得出，一見到時就會說：逃學的人，你跑回家挨打去，不要在這里玩。若無書籃可不必受這種教訓。因此我們想出了一個方法，把書籃寄存到一個土地廟裏去，那地方無一個人看管，但誰也用不着擔心他的書籃。小孩子對於土地神全不缺少必需的敬畏，都信託這木偶，把書籃好好的藏到神座龕子裏去，常常同時有五個或八個，到時却各人把各人的拿走，誰也不會亂動別人的東西。我把書籃放得那地方去，次數是不能記憶了的，照我想來，攔的最多的必定是我。

逃學失敗被家中學校任何一方面發覺時，兩方面總得挨一頓打，有時又常常罰跪至一根香時間。我一面被處罰跪在房中的一隅，一面便記着各種事情，想像恰如生了一對翅膀，過了經驗飛到各樣動人事物上去。按照天氣寒暖，想到河中的鱖魚被釣起離水以後的情形，想到天上飛滿風箏的情形，想到空中歌唱的黃鸝，想到樹木上累累的英實。由於最容易神往到種種屋外東西上去，反而常把處罰的痛苦忘掉，處罰的時間忘掉，直被喚起以後為止，我就從不會在被處罰中感覺過小小委屈。那不是冤屈，我應感謝那種處罰，使我無法同自然接近時，給我一個練習想像的機會。

家中對這件事自然照例以為只是教師方面的過失，因此又為我換一個教師。我當然不能在這些事上有什麼異議。現在說來我倒又得感謝我的家中，因為先前那個學校比較近些，雖常常繞道上學，終不是個辦法，且因繞道過遠，把時間耽誤太久時，無可托詞。現在的學校可真很遠很遠了，不必包繞偏街，我便應當經過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了。從我家中到那個新的學塾裏去時，路上我可看到針鋪門前永遠必有一個老人戴了極大的眼鏡低下頭來那裏磨針。又可看到一個傘鋪，大門敞開，作傘時儘人欣

賞。又有皮靴店，大胖子皮匠天熱時總凸出一個肚皮，用夾板上鞋。又有剃頭鋪，任何時節總有人手托一個小小木盤，呆在那里儘剃頭師傅刮頭。又可看到一家染坊，有強壯多力的苗人，蹲在凹形石碾上面，偏左偏右的搖蕩。又有三家苗人打豆腐的作坊，頭包花帕的苗婦人，時時刻口上都輕聲唱着，一面引逗縛在身背後包單裏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銅勺舀取豆漿。我還必須經過一個豆粉作坊，遠遠的就可聽到騾子推磨隆隆的聲音。我還得經過一些屠戶肉案桌，可看到那些新鮮豬肉砍碎時尚在跳動不止。我還得經過一家紮冥器出租花轎的鋪子，有大鬼，魚龍，轎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從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親，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換了些什麼式樣，并且還常常停頓一兩分鐘，看他們貼金，傅粉，塗色。

我就歡喜看那些東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

每天上學時，照例手肘上挂了那個竹籃，裏面放兩本破書，在家中雖不敢不穿鞋，可是一出了大門，即刻就把鞋脫下擎到手上，赤腳向學校走去。不管如何，時間照例是有多餘的，因此我總得繞一節路玩玩。若從西城走去，在那邊就可看到牢獄，大清早若干人從那方面帶了腳鐐從牢中出來，派過衙門去挖土。若從殺人處走過，昨天殺的人還不收屍，一定已被野狗把屍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過去盤踞那個糜碎的屍體，或拾起一塊小小石頭，在那個污穢的頭顱上敲打一下，或用木棍去戳戳，看還不動。若還有野狗在那裏爭奪，就預先拾了許多石頭散在書籃裏，隨手一一向野狗拋擲，不再過去只遠遠的看看，就走開了。

既然到了溪邊，有時候溪中漲了小小的水，就把褲管高捲，書籃頂在頭上，一隻手扶書籃一隻手

照料褲子，在沿了城根流去的溪水走去，直到水深處爲止。學校在北門，我出的是西門，又進南門，再繞了城裏大街一直走去。在南門河灘方面我還可以看一陣殺牛，機會好時恰好正看到那牛放倒的情形。因爲每天可以看一點點，殺牛的手續同牛內臟的位置不久也就完全弄清楚了。再過去一點就是邊街，有織簾子的舖子。每天任何時節皆有幾個老人坐在門前用厚背的綱刀破篾，有兩個小孩子蹲在地上織簾子。（這種事情在學校門邊也有，我對於這一行手藝，所明白的現在說來似乎比寫字還在行。）又有鐵匠舖，製鐵爐同風箱皆佔據屋中，大門永遠敞開着，時間即或再早一些，也可以看到一個小孩子兩隻手拉着風箱橫柄，把整個身子的分量前傾後倒，風箱於是就連續的發出一種吼聲，火爐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紅光。待到把鐵拉出擱放到鐵砧上時，這個小東西，趕忙舞動細柄鐵錘，把錘從身背後揚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濺的一下一下打着。有時打的是一把刀，有時打的是一件農具。有時看到的又是用一把鑿子在未淬水的刀上起去鐵皮，有時又是把一條薄薄的鋼片嵌進熱鐵裏去。日子一多，關於任何一件鐵器的製造秩序我也不會弄錯了。邊街又有小飯舖，門前有竹筒插滿了用竹子削成的筷子，有乾魚同酸菜，用鉢頭放在門前櫃台上。

我最歡喜天上落雨，一落了小雨，若脚下穿的是布鞋，即天氣正當十冬臘月，我也可以用恐怕濕却鞋襪爲辭，有理由即刻脫下鞋襪赤腳在街上走路。但最使人開心的，還是落過大雨以後，街上許多地方已被水所浸沒，許多地方陰溝中湧出水來，在這些地方照例常常有人不能過身，我却故意向深水中走去。若河中漲了點水，照例上游會漂流得有木頭，傢具，南瓜同其他東西，就趕快到橫跨大河的橋上去看熱鬧。橋上必已經有人用長繩繫了自己的腰身，在橋頭上呆着，注目水中，有所等待，看到

有一段大木或一件值得下水的東西浮來時，就縱身一躍，騎到那樹上，或傍近物邊，把繩子縛定，自己便快快的向下游岸邊泗去，另外幾個在岸邊的人把水中人援助上岸後，就把繩子拉着，或纏繞到大石上大樹上去，於是第二次又有第二人來在橋頭上等候。我歡喜看人在泅水裏扳盪，一漲了水照例也就可以看這種有趣味的事情。照家中規矩，一落雨就得穿上釘鞋，我可真不願意穿那種釘鞋。雖然在半夜裏有人從街巷裏過身，釘鞋聲音實在好聽，對於釘鞋我依然毫無興味。

若在四月落了點小雨，山地裏田塍上各處皆是蟋蟀聲音，真使人心花怒放。在這些時節，我便覺得學校真沒有意思，簡直坐不住，總得想方設法逃學上山去捉蟋蟀。有時沒有什麼東西安置這小東西，就走到那裏去，把第一隻捉到手後又捉第二隻，兩隻手各有一隻後，就聽第三隻。本地蟋蟀原分春秋兩季，春季的多在泥裏草裏，秋季的多在石罅裏瓦礫中，如今既然這東西只在泥層裏，故即或兩隻手心各有一匹小東西後，我總還可以想設法把第三隻從泥土中趕出，看看若比較手的大些，即開釋了手所有，捕捉新的，如此輪流換去，一整天捉回兩隻小蟲。城頭上有白色炊烟，街巷裏有搖鈴鎗賣煤油的聲音，約當下午三點左右時，趕忙走到一個刻花板的老木匠那裏去，同那木匠說：

「師傅師傅，今天可捉了大王來了！」

那木匠便故意裝成無動於中的神氣，仍然玩他的車盤，一面說：「不成，要打得賭點輸贏！」我說：「輸了替你磨刀成不成？」

「我不要你磨刀，上次磨鑿子還磨壞了我的傢伙！」

這不是冤枉我的一句話，我上次的確磨壞了他一把鑿子。我不好意思再說磨刀了，我說：

「師傅，那這樣辦法，你借我一個瓦盆子，讓我自己來試試這兩隻誰能幹些好不好？」我說這話時真怪和氣。

那木匠想了一想，好像莫可奈何的樣子，「借盆子得把戰敗的一隻給我，算作租錢。」

我滿口答應，「那成那成。」

於是他就很慷慨的借了我一個泥罐子，頃刻之間我也只剩下一隻蟋蟀了。這木匠看看我捉來的蟲還不壞，必向我提議：「我們來比比，你贏了我借你這泥罐一天；你輸了，你把這蟋蟀輸給我，辦法公平不公平？」我正需要那麼一個辦法，連說公平公平，於是這木匠進去了一會兒，拏出一隻蟋蟀來同我一鬥，不消說，三五回合我的自然又敗了。他用的蟋蟀照例却常常是我前一天輸給他的。那木匠看看我有點頹喪，明白我認識那匹小東西，担心我生氣時一摔，一面趕忙收拾盆罐，一面很鼓勵我說：

「明天再來，明天再來，你應當捉好的來，走遠一點，明天來，明天來！」

我什麼話也不說，微笑着，出了木匠的大門，回家了。

這樣一整天在為雨水泡軟的田塍上亂跑，回家時常常全身是泥，家中當然一望而知，於是不必多說，沿老例跪一根香，罰闕在空房子里，不許哭，不許吃飯。等一會兒我自然可以從姊姊方面得到充飢的東西，悄悄的把東西吃下以後，我也疲倦了，因此空房中即或再冷一點，也就睡着再也知道如何上床的事了。

即或在家中那麼受折磨，到學校時又免不了挨一頓板子，我還是在想逃學時就逃學，決不為經驗